



能饮一杯无

查干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喂,老兄,白居易老先生,轻声细语地在问你呢。晚来有雪,家有新酿的“家酒”,能否光顾寒舍,对酌几杯?对此,你可不能没有回应,更不能不前去对饮,感情难却,是不是?
白老先生,善诗亦善酒。酒喝得雅兴,亦尽性。他的诗通俗易懂,童叟皆宜。这一次,他选择了有雪之夜,而不是有雨之夜。有雨之夜,当然亦可饮酒,然而有点乱,淅淅沥沥,易搅乱饮者兴致,也容易产生愁绪。而有雪之夜则不同,窗外有雪,像万千玉蝶在飞舞,很安静,有说“雪落无声”即是。门外,虽有凛冽的寒风在翠竹之间游来走去,屋里却燃着红泥小炉,炉上正煮着新酿的酒。外寒里暖,气氛温馨,让人陡生欲饮。独酌不免孤单,最好有两三好友,围炉而坐,或吟或歌,或抚琴吹箫,来为小聚助兴。这样的夜晚,不仅极富暖意,亦具生活情趣。
你瞧人家白老先生,连诗句都打好了腹稿,张口一吟,举座震惊:“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译成白话文是:“酿好了淡绿色的米酒,烧旺了小小的红泥小火炉。天色将晚,雪意渐浓,能否一顾寒舍共饮一杯暖酒?”新酿的家酒,刚刚出窖,还未来得及滤清,有些粗糙,上面浮着些许泡沫,像一群蠕动的绿蚁。而从河岸上挖来的泥土,泛着红色,经过巧捏和闷烧,即成小炉。这便是自己动手,一切妥当的缘故。如斯,诸事具备,只等好友前来享用了。这等温馨的气氛,洋溢在冬之雪夜,怎能不让人心向往之?
这主题为《问刘十九》的五言绝句,就这样问世,并留与后人,被代代传诵。在白居易的遗稿中,写给刘二十八的诗作很多。刘二十八,即是唐诗人刘禹锡。而刘十九又是谁呢?他是洛阳一富商,与白居易常有来往与应酬。他也喜好诗词歌赋,因为他是刘禹锡的堂兄,名叫刘禹铜。白居易说他是嵩阳处士,既然是处士,就有了共同的兴趣爱好。
“能饮一杯无?”是劝酒名句,委婉而情

切,除了白居易,还有谁能吟得出?除了白居易,还有谁能营造出如斯宁谧多彩的饮酒气氛?宁谧,是因为夜来天欲雪,人在屋鸟在巢,都在等待白雪降临大地。多彩,是因为小火炉是红色的,刚酿出的酒是绿色的,而窗外的雪是白色的,这散气氛,还不够诗意、不够浪漫吗?何况还有冒雪前来的友人,留下两行长长的脚印于雪地上,印证友谊是风雨无阻的。之后,“能饮一杯无”,一谈,就让人心暖。
而如今,最流行的劝酒令则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还有什么“借花献佛”等劝酒词,真是洋洋洒洒,五花八门。难道“感情铁,喝出血”是出于友善吗?从本意上来讲,酒是用来“品”的,是为了友人小聚而营造气氛的,该是人为主、酒为次的。然而如今却是酒为主、人为次。牛饮,灌酒,有时逼人命来,饮酒失去了它原有的温情与雅兴。如今的酒业也真是兴旺发达,酒越酿越“精”,精到掩人耳目,却名满天下。一瓶洞藏名酒,价值连城,动辄成百上千元甚至上万元,而古代酿酒比较原始,所酿之酒,有些粗糙混浊,所谓“浊酒”即是。然而它纯粹,没有一点点添加剂,不会因此让饮者晕头转向。有一年,在武陵山中,一帮人吃饭饮酒,几位男士硬是把一位女士灌醉得不省人事,四个人抬她到卧室。女士吐得一塌糊涂,伤了胃,好几个月都调整不过来。人家本来不善酒,只因为轮番劝酒,出于友情,把自己灌醉了。后来,我写过一首诗《武陵醉仙》,记取这次教训。酒事,本来姓“雅”,非姓“闹”。而今不仅闹,还频出是非。李白是酒仙,他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他可以吟唱:“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但他也没有喝得烂醉如泥骑驴撞死人的记载。何谓酒鬼?醉而不失态,口吐金玉者。何谓酒徒?烂醉如泥,耍酒疯者。何谓酒奴?被酒奴役者。而唱出“能饮一杯无”者是酒圣,不仅有情有义,更有自律和学识。

雪夜对酌,我也有过几次。而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年,将临春节,所在文化局派我到牧区搞一些牛羊肉,犒劳大家。于是,我打电话给远在苏尼特右旗呼格吉勒图牧场当党委副书记的同学白音满达,他一口答应:来吧,没问题。条件是:你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吃肉喝酒,叙叙旧。于是,我坐火车到赛汗塔拉镇,他派吉普车接我到牧场。
到达当晚开始下雪,飘飘洒洒洒整下了三天三夜,雪不大,但总是在下。他不让我往牧场招待所,直接拉到了自己家。于是嫂夫人勤谨起来,张罗着招待,嘘寒问暖。白天,我坚持不喝酒,因为不善饮,怕在嫂子和孩子们面前出洋相。等到晚上,我们二人关上门,开始轻酌慢饮,谈论家乡,谈论母校与散在天南海北的同窗好友。窗外,草地茫茫无际,一片洁白。有野羊群,缓缓绕牧场,牧羊犬也不吠不叫,显得大气。有时夜鸟飞过,留下几声空空的鸣叫,更显出草原的空旷与宁谧。
他嘛?酒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回味它微辣中的香味,才算是饮,并笑着用蒙古语说:父亲的儿子,斗不过米糠的儿子,我们悠着来。所谓米糠的儿子,就是酒。他也喜欢在雪夜,饮酒叙旧。偶尔,吟一首自己刚打好腹稿的蒙文诗,是关于蒙古国雪中草原的苍茫景象——毕业那年,国家分派他到蒙古任译员八年。他出国时随身携带蒙古族著名作家、诗人尹湛纳希(1837—1892年)的名著《一层楼》和《泣红亭》。这两部小说被誉为蒙古族的《红楼梦》。他还带去

了《唐诗三百首》以及宋词汉赋等。他蒙汉文兼通,极具才气,再举杯时,突然问我,假如唐诗人白居易还在,在这如雪夜,会吟出什么样的诗句呢?我们这里,虽无红泥小火炉,但铁炉火也正旺,我们邀他“能饮一杯无”,他来与不来?这里可是有茫茫雪原和长长马嘶啊。我笑着回应,他会来,一定。你得用你的吉普车去接他,老先生马术可能不佳,何况又是雪夜。要不试试?说罢,他笑,我也笑。
窗外雪仍在下,酒壶里酒所剩不多,我们有些微醉,但仍无睡意。因为,雪与酒,与我们同在。



客人来了 (油画) 张曙光

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

王春鸣

想念春天的时候,读读丰子恺,可以消解七分。不管他的时代如何山河破碎,他的精神世界总是燕子翩跹,杨柳垂青。
丰子恺同时代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吴冠中、林风眠们都一心孜孜以求,走上了艺术的大道。可是,跟李叔同同学过西洋画,也去过日本留学,还翻译了不少艺术理论书的丰子恺,却没有成为中国的印象派大师。他响应艺术救国的号召,选择了当一个艺术暖男,放下画笔,拿起毛笔,笔下多有抗日宣传的内容,平常人都可以会心的生活漫画,还有那套与李叔同合作的护生小画。在战火和烽烟中,丰子恺用至纯至善的笔触,应着沧桑变化的世人间。
本来艺术家都应该自大一点、自我一点,因为你一旦考虑受众,艺术上的自由也会丧失,艺术水平也会受影响,但丰子恺并没有在意那些,却反而达到了一种极致。在他之前,中国没有人那么画过,在他之后,也没有。都说日本的抒情画家竹久梦二对他影响很大,可是我看作竹久梦二的画里,分明比他少了很多东西……
我从小就喜欢丰子恺。父亲教我写作文,是从读他的《白鹤》开始,那只要吃一口冷饭再喝一口水,再吃一口泥和草的大白鹅逗得我哈哈大笑。我兴致勃勃地仿照他的写法,写了农村里所有我能见到的生物:狗、猪、牛、羊、鸭子,还写了我,她看了举着作文本作势追打我:“臭丫头,我什么时候吃一口冷饭再吃一口泥和草了!”他的童话《小纱票历险记》我也喜欢,因为做一张钞票,拥有显而易见的价值一直是我的童年理想。所以我认识丰子恺是从他的文字开始,他的字里行间是真心欢喜和一种成年人难得的顽皮。沈从文又怎么样?他的温情和诗意丰子恺也有;钱锺书又怎么样?他的讽刺和深刻丰子恺也有。读高中时我看了《源氏物语》,总觉得我对这部大作的感受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后来回过头一看,哇,我看的竟然不是林文月翻译的,而是丰子恺的译本,难怪少了一点哀伤和缠绵呢!
日子简陋,尤其是学生时代,就跟满满当当的黑白连环画一样,我就学着丰子恺,整日改造家里那些无趣的东西。他会把自鸣钟钟面用油画颜料涂成天蓝色,然后画上杨柳枝条,针尖粘上黑纸板的两只燕子。比起闲情偶寄的古人,我觉得丰子恺作为一个审美的生活家,最大的好处是不矫情。雪夜访戴也是好的,倪云林和芸娘的荷花茶也是好的,然而丰子恺的杨柳燕子钟更好,把时间变得活色生香了。
在艺术学院工作,得以接触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往往可见身世之感、个性,甚至时代的喧嚣和戾气。丰子恺的人生是真正的动荡和不幸,但奇异的,是他的画和文字里,你完全看不到伤痕,看不到一点愤世的怨气,“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还有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比这个更好?我后来懂得看月亮看云,一个人在河边散步,养几株花……其中就有丰子恺的影响,我从小是个辛弃疾式的暴脾气,火气很大,而每当心绪不宁,我就临摹他的画做藏书票和书签,那幅《一弯新月天如水》,多年来起码临了一百次。
读书和交友多了,我慢慢地感受到做人很难,做一个五星好评的艺术家、作家更难。一个人光善良正直,但脾气不好,或者爱憎过分形之于外,总会遭人反感,即使不得不赞同他观点的人,有时也会感觉精神上有点累。还有一种人,生辛弃疾,他的时代也不好,所以他热血又消沉,一生中起初过于热烈,后来又过于颓废了。而丰子恺之所以人见人爱,就是他从来如此的那份温和与旷达,他那么体贴地对待大大小小的生灵,是一个有立场却好脾气的赤子。
用一双浊眼看丰子恺的小画和散文,日常味、烟火气都有,可是一看他就是干干净净不吃肉的,只有《花生米不满足》。有人拿当代的漫画家老树和他比,我找来一看,哪里到那里呀,老树分明就是吃肉的,不吃肉能扛动一树花来看你吗?



人间草木

乡野春韭绿

曹伟明

我是在曹雪芹“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的季节,去曹浦农村插队落户的。
到达西竹园村的那天,老队长邀请我去他家就餐。他热情地介绍着生产队的情况,队长娘子在灶屋里忙忙碌碌。一会儿,老队长笑眯眯地说道:“你们插队青年不容易,与我们农民打成一片,接受再教育,今天我和你婶婶用十样菜来招待你。”当我坐上八仙桌,端起香喷喷的白米饭,餐桌上只见一碗炒韭菜和一碗炖蛋。当我狼吞虎咽地吃完饭时,仍不见其他八样菜上来,正当我疑惑不解时,老队长调侃道:“韭菜,韭菜,九菜加上炖蛋,便是十样,这些小菜,在我们农村都是就地取材,活杀活烧,鲜鲜络络的。”
从此,我对韭菜有了格外的关注,分清韭菜和麦苗的不同,每株韭菜大多有九瓣叶子。我们的先民聪明智慧,不仅把韭菜培育成为菜肴,而且,连“韭”字造得也神形兼备,既考虑到韭菜摇曳生姿的植物形象,又念及它依附大地才能生根存活,加上了土地的那“一”横,让它平添了厚重的根基。“韭”与“久”“九”同音,在我国文化中,“九”是圆满的数字,九九归一。“久”则象征着韭菜不怕割,春风吹又生,春雨润又绿的性格。韭菜,据说是伴随着上海六千年的崧泽文化而来的,在《山海经》和《诗经》中都有记载,上海先民是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祭品而加以推崇和讴歌的。韭菜属于五辛,是壮阳之物,李时珍称之为起阳草,农村人劳作脱力时,都喜欢食用它。

关于韭菜,老队长告诉我这样一个传说,在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杀死了汉平帝,又追杀着刘秀。在忠臣们的帮助下,刘秀逃亡到安徽的亳州,励精图治的刘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匡复了大汉王朝,建立了东汉政权。巩固地位后的刘秀,突然想起了自己在亳州吃过无数次的“救菜”,就叫人割来,让皇宫中的御厨爆炒烹饪,没想到依然感觉口味特佳。后来,经过宫中御医研究,发现韭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具有保健功能和医疗药效,称之为“壮阳草”和“洗肠草”。从此,刘秀更爱吃韭菜,他总觉得“救菜”两字不合适,就按照韭菜的形象造了一个“韭”字,更名为韭菜。
后来,我读到诗圣杜甫曾有“夜雨剪春韭”的咏韭名句。而春雨剪过的韭菜,如配上乡村的土鸡蛋,在农家土灶上烹饪,更是色泽诱人。那青自青,黄者自黄,清香四溢,富有春天的味道。
在西竹园村,韭菜往往是农户最喜欢种植的一种蔬菜。家家户门前房后,只要有一片巴掌大的寸土,就能看到长势旺盛的韭菜,因为韭菜生性泼辣,毫不娇贵。于是,我

也学着农户,种植起韭菜,播撒下种子,没几天,只见有针尖般细密的绿芽破土而出,迎着阳光雨露微笑。我眼看它的叶脉渐渐变宽变宽,一点点朝上生长,不到一个月,韭菜便可以成为餐桌上的佳肴了。第一茬的韭菜,叶质肥厚,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都是最佳的。韭菜的生命力很强,不管我割的时候留下的根茎是长是短,它总是越割越旺,越长越粗。韭菜,成为我插队落户时不间断的“家常菜”。炒韭菜时,我悟到一定要用旺火热油,要快速翻炒,注意火候,不然时间太短有臭味,时间太长便会炒烂,味道不可口。所以,当地农民有句俗语:“这人是韭菜面孔,一件就熟。”
韭菜虽是普通蔬菜,貌不惊人,味却压众,切好的生韭,即使不等做熟,早已香飘十里。在厨房里,韭菜的相容性最强,荤的、素的、海鲜的、肉类的,凉拌、热炒,它都能随意搭配,散发着菜肴奇特的美味。
韭菜,既有“平易近人”的文气,也有“泼辣张扬”的野气,在凛冽的严寒冬天,它可以静静地躺在皑皑的白雪之下,积蓄生命的力量,当春姑娘乍到,冰冻初解时,它往往争先

消费 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 百货卖场
- 休闲旅游
- 儿童用品
- 食品餐饮
- 建材装潢
- 体育健美
- 超市促销
- 家具厨卫
- 家用电器
- 婚纱摄影
- 品牌人物
- 酒类饮品
- 医药保健
-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52

改不过来的湖南腔

这天的下午,演出队员都在大幕落下的舞台上排练节目,有的跟赵纯业说:“队长啊,一点开水也没有,嗓子都冒烟了呀!”有的说:“早上吃完饭打那点开水,端着碗走二里地,到这儿都凉透了!”赵纯业劝慰说:“忍耐一下,坚持一下。就这么个条件,咋整?陈主任找过领导,领导说,你们那么点人,一共不到二十天,独立开什么伙?咱们只好凑合凑合了。”
接着,赵纯业开始导演诗朗诵:“下面这个诗朗诵《老刘的故事》,是写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平凡的英雄的。大家要把握一种敬仰和怀念的情感。小李,从你开始,排第四小节——”小李开始朗诵:“田野已经荒芜。”有人接:“天空也似悲哭。”雷锋感情投入地接着:“硝烟刚刚飘过这片陈旧(他把‘陈旧’读成‘成就’)的茅屋。”赵纯业直喊:“停!停!什么‘成就’,是‘陈旧!’”雷锋默念着:“成就、成就……嗨!陈旧、成就……队长,让我再练一练,我这普通话,唉!让我自己再练一练。”赵纯业有些不耐烦地说:“好吧!散!10分钟后再集合!”大家散开,雷锋一个人跑到侧幕条后面,练他的“陈旧”去了。
晚上,回到演出队队部,赵纯业向陈主任反映:“我看看他撤换下来得了,9个人的节目,他在里面搅和,磕磕碰碰的(东北方言,有隔阂的意思),不大合群。他的节目又多,词倒是背得挺溜,就是他的湖南腔调一时改不过来。有的地方还有方言出现。主任,别犹豫了,换人儿吧!”
陈主任说:“算了,人家那么热情,费那么大力气把词儿都背下来了,你不让人家上,不好吧?咱又不是前进歌舞团、抗敌话剧团,要求那么高,能凑合就凑合

伟大战士

胡世宗 陈广生 著



吧!你这个导演多加强点辅导就行了!”
赵纯业不同意:“才不是呢!当初就不该答应他上那么多节目。我得去看看独幕剧改词改得怎么样了。”
陈主任说:“行,你去吧!”
灯下,陈主任正在改写节目,有三个演出队员敲门进来。陈主任问:“你们有什么事?”
三个队员中的一个说:“我们要求领导动员雷锋别上这几个节目了,他的湖南口音太个别,和我们东北普通话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去。”
陈主任说:“啊,你们几个老骨干一起来,是不是赵纯业打发你们来的?是他幕后指使的吧?”
三个队员解释道:“不是,绝对不是!我们是为了演出的整体效果,是为集体荣誉着想。”
陈主任说:“我已经和赵纯业说过了,先不动。不能随便打击一个同志的积极性。咱们不是专业文艺团体嘛,咱是业余演出,就不能那么太讲究。业余就是业余,咱们尽量往好里搞。这个问题我再想想,你们先回去吧!”
三个队员怏怏不乐地离去。这时,赵纯业急急地走进来,对陈主任说:“主任,诗朗

情绪吗?”
陈主任说:“小雷,是我把你从新兵连调来的,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让你回运输连。现在,运输连在抚顺,让你一个人坐火车回连,我们不放,也不合适。我看看你就留在演出队,等这边演出了,咱们一块去抚顺。只是在这里你就‘失业’了。”
雷锋胸有成竹,斩钉截铁地说:“我肯定不会‘失业’的!”
清早,舞台排练场上,雷锋一人在用拖布拖有灰尘的地板。这排练场面积很大,他拎着水桶,拖一块,挪一下,把拖布头放到水桶里,涮几下,拎出来再拧干。
早上,在演出队员的宿舍,大通铺上一溜背包,演出队员们都练节目去了。雷锋一个人在整理内务,把搭毛巾绳子上的毛巾弄成一线,搭法统一;把每个人的腰带在背包前一顺儿摆放整齐;用小笤帚扫一扫张张白床单。
上午,在留守处伙房里,雷锋边帮炊事员择菜边唠嗑,他跟炊事员说:“我演出一掺和进来,可把你累坏了!一下子这么多人吃饭,开饭的点儿还不一致,是够你呛的!”
炊事员略感宽慰地在淘米,“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其实你们也不容易呀!”
雷锋见伙房墙角放着一把废弃的铁皮水壶,顺手捡起来,问炊事员:“这铁壶能用吗?”
炊事员说:“能用。只是暂时没用处。”
雷锋说:“那就先借我用用。”
下午,在演出队宿舍外面的背风墙角处,雷锋捡来一些破砖,有那把旧的烧水壶,一些破砖头、破木头、废报纸、树枝、铁丝。雷锋蹲下来,用红砖头砌了个小炉灶。他把破木头劈一劈,把树枝扒一扒。经他擦洗过的铁水壶焕然一新。水壶放在炉灶上,他迎风点火,一次次点,点了几次终于点燃了。火光映照看雷锋年轻热情的圆脸。
(十)